

瑞宓·马可维奇

君子兰期权——跟运气游戏

娜迪·奥洛纳斯基

有些人永远试图在选择间流连。这些人不是没有一份工作或者甚至成家置业，也就是说缔结了各种生活契约。虽然选择众多，他们却绝不比旁人活得更自在，不，他们的内心深处依然拒绝安定。他们一边履行义务、追求享受，一边觊觎另一份工作和更大的房产，渴望移民、财富、新的伴侣，艳羡一切可以想象的生活途径和职业；某些人穷其一生追逐一个又一个的目标，惟独这样他们才感觉生有所欢。这种跟可能性、期待与希望的游戏为生活赋予了一种甜美而痛苦的巨大悬念，人们不惜一切代价维持这轮游戏，因为选择任何一方即意味着放弃所有其它的可能。决定总是有些索然无味，令人失望，且常常带着一丝尘埃落定的失落感。因此，期待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这才是决定性的事实。

瑞宓·马可维奇的最新装置《君子兰期权》在北京麦勒画廊首次展出，在这件诞生于北京和柏林两地的作品中，对这种生活情绪和与之关联的世界运转机制进行思考。瑞宓·马可维奇沿用其一贯的创作手法，将多重复杂的关联营造一个臆想中的指涉空间，通过物体和图像的感观和诱惑打开通向该空间的门。光——透射，曝光，照明，澄澈——总是在不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早在《仿自然》系列（1991-98年）中，瑞宓·马可维奇在某种意义上就可以说是头戴照明灯潜入他在书本中找到的图像世界。艺术中的“仿自然”创作决非只是对自然的临摹或照搬，通过将对象转换为某种媒介，添减、重解、剖析与策演总是会发生。

思想遨游

纸是可以被忽略的价值品，书本也常因它们的分量而讨人嫌，然而，作为知识、理念、想象与情感的容器，书本真正的价值产生在阅读者和观看者的大脑及心灵中。现在，感性更是成为了所有科学以及艺术的根基。举新石器时代的人类为例。当他们在为了生存开始划地为界的时候，他们是在对自身需求和自然条件作出响应，他们的行为源于他们通过感官体验——如视觉、嗅觉、听觉或对寒冷、潮湿和汗水的经验——所获得的认知。当今的科学尽管孜孜追求客观性，倚重仪器测量，然而，因为那些复杂的测量数据往往只有在通过电脑转换成图像后才能被人理解，科学的解读越来越依赖于人的感官知觉。马可维奇在字面和引申的双重含义上透射他在图片册——这些对世界的摄影图像阐释——中所得的发现，将被透射的书页正反两面交互重叠产生的图像拍摄下来。马可维奇的所有的摄影作品，如《君子兰期权》和《旅途中》（2004年）中的图像都是依循这一工作原则创作的。

瑞宓·马可维奇为《旅途中》的图片配备了一些文学和科学类文章，游记和科学纪录讲述的是与非洲和亚洲陌生世界的交往。《旅途中》是对接纳异域文化各种方式的探索：“白种”科学探索者注视着“斑斓”的热带或异域世界，他们的目光在文化冲击、疾病和毒品的影响下其实多多少少有些混浊；尽管也力求客观科学，在这种清醒与迷幻交融并存的状态下产生的报告、摄影或绘画作品事实上带有强烈的主观情绪，可以被视为对现实的文学性表述。《旅途中》的文本与图片以强力的感性揭示了这一点——这个世界美丽，这个世界斑斓，这个世界恐怖而危险，这个世界是一个残忍、虚假、谰妄之地，有时，是这一切的全部。任何关于世界的话语都是相对的，因为话语当然永远是建立在物质性与文化性感知基础上的。

在规模庞大的《图书疗法》（2001-03年）中，瑞宓·马可维奇以书本为题剖析这个知识与情感的小宇宙及经验的仓库。《图书疗法》不仅是对文学与语言、思想遨游、书本媒介、阅读之乐与阅读之瘾的多角度反思，也是马可维奇与艺术家林明弘及众多朗读者的合作成果。在马可维奇的摄影机前，一些法国人朗读福楼拜探讨人类痴迷于知识积累的未竟小说《布瓦尔与佩居谢》，在德国和瑞士念的是特弗里特·凯勒的教育小说《绿衣亨利》，英国人朗诵的是丹尼尔·笛福从心理学和文化殖民角度来看颇有意味的游记小说《鲁宾逊漂流记》，朗诵文本长达几百个小时。朗读者的合声营造了一个满载故事、图像和认知的空间，在这里，阅读是一次幻想之旅，是过程、激情和嗜癖，积累和储存知识似乎是一个人类古来已有的欲望。

纵横知识的宇宙

马可维奇在《灵魂》展（2005/06年）中寻找的，是苏黎世维尔纳·科宁克斯私人艺术收藏的灵魂。该收藏藏品多达14000件，其中的大部分多隐匿而不为人所知，马可维奇为这个几乎无法令人一目了然的收藏带来了一丝光亮。《你并不孤独1&2》（2004年）剖析的是酒精这一合法毒品的问题。无论是这些作品还是书本展览项目《旅途中》，在探索各种主题的同时，艺术家一直在反思所用媒介，摄影、录像、声音（语言和声

响），包括文学与研究、旅行与发现、对异域文化的接纳、殖民主义、收藏热和嗜癖，是一直重复出现的元素。《你并不孤独1&2》由两部影像作品构成，反映了饮酒和酗酒问题。在一个整面墙大小的投影中，人们可以看到行走在利物浦街道上的醉男醉女，投影的中央安置了一个平板视屏，显示的是一个奇怪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酒精之神的形象，人们可以同声听到福楼拜小说《包法利夫人》中药剂师欧梅先生的念白。欧梅用药片和文学满足包法利夫人的药瘾和书瘾，但他却是一个坚决的反酒精者，其中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禁酒能给他身为药剂师的他带来经济利益。

贪欲和金钱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瑞宓·马可维奇的最新作品《君子兰期权1（中国制造）》。《君子兰期权》说的是包括期权交易在内的衍生品交易问题。期权贸易定形于欧洲19世纪中叶的农业。农作物不易储存且受制于天气状况，耕种对农民来说是一种风险十足的“限期营生”。然而早在1630年左右，一场前所未有的郁金香热就已经席卷了荷兰，郁金香球茎成了交易市场上的首批衍生工具。人们签约在一定时间内以一定的价格买卖郁金香球茎，结果是股市大热，1637年，郁金香交易轰然崩溃，引发了人类史上的第一次股市崩盘。

原则上，以固定价格提前协定农作物买卖的做法能为农民提供一定的收入保障，然而，成为高投机工具，这种交易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不少弊病：运奴船抵岸之前，一切皆是未知数，奴隶期权应运而生。期权交易和它的滥用恰恰体现了人类行为中的游戏方式。欣喜若狂，心灰意冷，乃至生前死后：一切皆以钱为本。甚至到了灯枯油尽之时，人依然需要金钱来周转，而死亡则更是意味着一笔庞大的花费。金钱不仅是生存的必需品，占有和累积金钱是一种真正的快感。没有什么能比证券，尤其是期权交易更能让生活刺激不安的了。在这里，每个人灵魂中蛰伏着的猎取欲、赌瘾、收藏癖、贪欲和冒险欲都汇聚一处。期权是一种限期交易，投资者抱着侥幸心理牟求甚于股票交易的快利，交易者以他人的亏损和惨败为代价，却自言自语鼓励自己避免损失，这种张力极为扣人心弦。泡泡吹起，又破了，刺激的交易依然……

目前，衍生工具交易已大幅度占据了国际原材料、食品、外汇、证券和债券市场，甚至决定着无数家庭、企业和政府的生死存亡。洋葱——瑞宓·马可维奇的取材——就曾经在印度掀起过一场轩然大波；随着猪肉价格的上涨，危机也渐渐逼近中国。洋葱和猪肉虽然平常无奇，人们的日常饮食却几乎少不了它们，它们的价格甚至能够左右上至政坛精英的举措，因高昂的食品价格而引起的社会动乱是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够承担得起的。

机会的形式是性感的

球茎本身便是典型的期权对象：它们（洋葱）是潜在的食品，它们（郁金香和百合花）也是潜在的花卉——从这些貌不惊人的葱头中能绽放出无比娇妍的花朵，一个绝妙的隐喻。通过作为人类史上首次股市崩盘的引发物和通过《君子兰期权》，球茎与股市历史得以关联；作为物化的机会形式，作为食品和投机对象，它亦象征性地表现了人处理物品和价值的行为方式。对马可维奇来说，球茎还提供了足够的诙谐（谁又愿意和一个葱头那么可笑的东西严肃地打交道呢？），使他的作品避免激情的泛滥。

《君子兰期权》以一个高达四米的玻璃钢发光体为中心。这是一个被放大得硕大无比的洋葱，被整形成了一个性感而奇怪撩人的物体。艺术家以一枚半生半熟的洋葱作为雕塑原型是用意颇深的。中文中“生”可以寓意非文明、野蛮和陌生（“生人”=粗野的人，陌生人），“熟”则可以指涉文明和熟悉之事物（“熟人”=熟识的人，相识的人，朋友）。这枚洋葱处于一种由非文明到文明的过渡形态，世界上所有经济和国家形态——包括目前正在中国发展的资本主义——在不同程度上都可以说是处在这种状态之中。

此外，这个洋葱灯体还以一种怪诞的方式呼应了圣经和西方文化中的金牛神意象：人们可以围着这枚象征金钱的洋葱跳舞，同时可以放肆地窥视它半遮半掩葱皮裙下的内容。它既诱人，又引人厌恶，它既是欲望的对象，同时又幽默地象征着金钱快欲这一凝聚各民族和各文化的力量；甚至在艺术交易中，它的地位也常常比艺术本身的意义远为重要。

除了洋葱灯体雕塑，装置《君子兰期权》的另一个组成部分郁金香图片系列《球茎牛市》也意在表现这种充满矛盾的美丽、性感和招引人虫的光芒这种市场适应性。股市术语“牛市”表达的是人们对行情上涨，利润丰厚，即对增值的期望。马可维奇为每幅郁金香照片配上一个期权名，如“美式”、“亚式”或“欧式期权”。这些图片回顾了历史中的第一次股市崩盘和之前的郁金香热。郁金香原产于中国与西藏、俄国、阿富汗交界处的天山边陲，后经奥斯曼帝国进入欧洲。人之所以迷恋郁金香，并非出于怜香惜玉之情，而是想通过买卖它们来赚取高额利润。然而，这种纯属谋求资本增殖的贪欲正是任何蒸蒸日上资本主义的根基。

马可维奇用光透射书本的图页，然后把它们拍下来，如此得来的郁金香图是翻版的翻版的翻版，这样一来，作为媒介的摄影、印刷术和书本也成了反思的对象。乍看起来，这些图片感性精致，充满魅力，简单纯

粹，而细品之后，观看者会在其中发现一种沉重、不安、抗拒注视的内容：在郁金香主题的重复和堆迭中，自然和技术的不良联姻怵然入目，经过长久以来的积极奋斗，植物、动物、人类及其所有渺不可见的零件已浑然一体，末日正在伺机以待。

在瑞宓·马可维奇的新作中，光线依然是摄影过程的一部分，照片的曝光、视屏和灯体雕塑的投影中均有光线的参与。庞大的洋葱虽然怪异，却也不乏诗意，正如构成《图书疗法》主体部分的大型发光雕塑《马铃薯盆景》一样，它们充满诱惑力的灯体先照亮展览，后点明意义。

泪流

将辛苦赚来的，或更为糟糕——将借来的钱押在一场赛马或斗鸡上，这样的人到处都有。赌欲和对金钱的占有欲具有凝聚民族的力量。中国政府借助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逐步将它的国民引入资本主义体系，同时，通过加强与非洲的贸易往来，为其蒸蒸日上的经济争取原料和能源保障。中国正在成为资本大国，与其它任何走过或走着同样道路的国家一样，它发现了对其它文明的接纳和剥削，发现了股市这一金钱增值机器。

中国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经历了一次拜金热。在一股不亚于17世纪欧洲郁金香狂潮的君子兰热中，“疯狂君子兰”引发了一个股市小型崩盘。赌、贪和对物质成功的合法愿望由此看来在人们的心中生根开花已久，政府焦虑社会的和谐将因日益扩大的社会差距和一触即破的投机泡沫而受到威胁。

切洋葱会让人流泪，洋葱期权贸易崩溃带来的冷浴也能使人涕泪横流。这些问题以及君子兰热都是《君子兰期权》的探讨对象。然而：马可维奇《君子兰期权》的《蜘蛛兰遇上君子兰》部分是以一个涵义深而有趣的误译为出发点的。中国君子兰热之根源在西方被误以为是蜘蛛兰，这一诱人的误读正是与红色的蜘蛛兰令人联想起性爱和情欲有关。那种引起暴涨暴跌的植物其实是君子兰（英文名“bush lily”，德文名“Klivia”）。一帧由布艺红色蜘蛛兰和君子兰花瓣镶边的视屏中，一个缠着头的（那些送郁金香葱头的奥斯曼人在从远处招手）淋浴器喷头喷着水，声轨中传出哭声，这些哭声是马可维奇从一些美、亚、欧电影中剪截下来的：这一幕虽然并不完全真实，却依然充满美感。人一边感到毛骨悚然，一边又不得不笑：资本主义体系充满了矛盾和阴暗面，与贪欲和对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事实不仅体现在金钱、性和权力结盟的卖淫业中，限期的期权交易世界同样也充满了快感、权力和无力感。这种交易只有在两人对同一事物持两种相反看法的前提下才能运作，买家与卖家，幸与不幸相生相伴。

艺术市场亦无异样。人们在这里期待的不仅仅是美好的认知和知识带来的快乐，人们期盼的也是价值的增殖，即经济权势和快感的提升。马可维奇的《君子兰期权》以一种分析带讽刺的姿态处理这一低庸却又错综复杂的情结；换言之，他不用一个明确的定义来作解答，而是照亮（不仅用洋葱灯！）这种情结的多个角度。艺术家从个人喜好出发，在围绕着麻醉、收集癖和侦觅、对异族文明的接纳和剥削这些意义域中游戏，聚焦这种世界经济机制因其而得以运转的人类本能。《君子兰期权》是对疯狂贸易背后无所不在的心理机制的一个感性切身的剖析，同时也是一篇关于期权思维这一生命动力的视觉散文。

娜迪·奥洛纳斯基 于2007年6月

作者简介

娜迪·奥洛纳斯基（1962年生于苏黎世），自由撰稿人，为文化期刊《你》、《新苏黎世报周日版》及《Photonews摄影杂志》供稿，并为画册和书籍撰写摄影、艺术和文化史文章；目前作为kontrast工作室成员在苏黎世生活和工作。

最新书作：《轰动事件——穿越园艺史的时间之旅》，巴塞尔Birkhäuser出版社，2006年；《一位在卢森的美国——亚兰·珀尔特和“相机”：一本传记》，卢森Pro Libro出版社，2007年。

译：丁君君
校对：苏晓琴